

红 颜 挽 歌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長河
隨筆

贾梦玮 著

岳麓书社



李元洛 周实 主编

岳麓书社

红颜挽歌

贾梦玮 著



红颜挽歌

作 者 贾梦玮
责任编辑 杨云辉
封面设计 蔡晟
版式设计 蔡晟
出版发行 岳麓书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
版 次 199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5.75
字 数 140千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80520—961—8/1·455
定 价 1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 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 410006)

作者简介

贾梦玮,男,1968年生。初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辍学,先后任职于学校、机关、企业,业余自修取得高等自学考试中文专科、本科学历。后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钟山》杂志编辑。发表散文及文学评论若干。《红颜挽歌》为第一本散文集。

【百幅锦帆风力满】

——《长河随笔丛书》总序

李元洛 周实

“长河”，是一个生机勃勃而气象万千的名词与意象。一提到它，我们便会想到涛似连山，浪花滚雪，江声浩荡，源远流长，也不由会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五千年的盛衰兴亡。

“长河”，除了一解为天上的浩渺银河，如李商隐《嫦娥》诗的“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主要是指地上的大河大江。南朝的鲍照，早在《冬至》诗中就说过“长河结兰纡，层冰如玉岸”。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呢？王维《使至塞上》的那一轮落日，就像一面千年不锈的铜锣，敲响在我们耳边，而那条永远也不会干涸的长河，至今也仍然奔流在我们心上。中国人讲究命名，即赋予人和事物以名称。命名的意义有大有小，有褒有贬，大则关乎国家天下，小则及于一物之身。现在，岳麓书社将策划中的文化随笔丛书名之曰“长河”真可谓锡以佳名。

80年代中期以后，诗歌固然如同没落的贵族，早已失去昔日南面而王的地位，小说的烈火烹油之盛也已成昨日之景，长篇年产约800部，大都乏人问津，刚出版便塞进仓库交给岁月尘封。诗歌与小说“冷”下去，异军突起的散文却“热”起来，随笔无疑是这支异军中锋锐的偏师，而层见迭出的“学术随笔”或“学者随笔”，尤其一派羽扇纶巾的儒将风采。其他出版社已经出版的学术或学

者随笔，犹如春兰秋菊冬梅夏荷，各擅一时之秀，岳麓书社好花后开的《长河随笔丛书》，也仍独具色彩与芬芳：

专题性。以前读者所见的学术随笔著作，天南地北，古往今来，文史经哲，虽然各有胜长，但内容却广泛而不集中，以美食为喻，近乎“杂烩”，尽管名厨手下的“杂烩”也可使食客大快朵颐。《长河随笔丛书》却不然，其所收多部作品，好似烹调有术的厨师制作的“特色菜”，虽止于一味，却令品尝者过目难忘过口更难忘。例如朱健《逍遥读红楼》，是他效法庄子，但不是徙于南溟而是作徙于《红楼梦》的逍遥游；王开林《穿越诗经的画廊》，写的是他溯洄从之，远去中国文学的江河之源寻幽探胜；张远山《寓言的密码》，是他于密室累月穷年，破译自春秋战国时代即已盛产的寓言；周泽雄《青梅煮酒》，顾名思义，则是他对于三国时代诸多人物的指顾评议。其他各书均莫不如此。如果限定“长河”这一意象而言，那么，本丛书中的各部著作，测量的并非长河的全景概貌，而只是一个河段，甚至只是几圈涟漪或一朵浪花。

学术性。提到学术，世人常常想到那些俨如城堡墙峭蜃深的著作，时人往往惑于那些名词术语狂轰滥炸遣词造句十分舶来的专书。见解新颖体大思精与时俱进的学术，当然应该赢得读者与社会的尊敬，但诸葛亮都唱过貌似有千军万马埋伏其中的空城计，何况一些或只长于引经据典或只擅于西凑东拼的作者？海外精于西典、术有专攻的学者，也早就以“隐忧”为题，指出我们某些拾人余唾的文章与著作，“有识者不屑看，一般的读者不想看，不敢看”。学术，应该是在所涉足的领域里继往开来，或是提出某些独立的具有建设意义的见解。中国古代的学术著作，不少以随笔出之，文学如欧阳修《六一诗话》肇始的

诗话词话，史学如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和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速，现代人的时间愈趋紧张，抱着大部头学术著作兀兀以穷年，恐怕只是“小众”的专利与福利，而“大众”如果在形而下之余不忘形而上，他们乐于消受的，大约只会是益人心智而又快性怡情的学术随笔。列名《长河随笔丛书》的各种著作，虽然涉及的是定义至今仍莫衷一是的“文化”，但其以焕彩飞花的笔墨所表现的学术品位与学术底蕴，当会使享誉书林与士林的岳麓书社更加“光彩生门户”。

“当代性”。《长河随笔丛书》主要面向中国的古代文化、已成过去而永不生锈的古典、已降下帷幕而仍和我们血脉与声息相通的历史。然而，本丛书的作者，绝不是一般的历史博物馆的解说员，也不是泥古不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祭奠者，他们回首过去，正是为了现在与未来。他们以现代人的观念与思想，重新审视与理解历史文本，作历史与现实的双向交流。他们从现代的精神高度，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构与重建，阐扬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对其负面因素深入反思，同时也联系现实作出必要的当下批判，从而真正赋予历史文化以新意与生机。因此，收录于本丛书中的多种著作，不仅是学者之文，智者之见，也是勇者之声。余杰少年气盛，血性方刚，他的《尴尬时代》趋向沉潜，却仍然飞扬思想者的朝气和勇气；丁帆虽已年届不惑，不能再要求他一事能狂便少年，但其《江南悲歌》仍时见锋芒，让我们生发不仅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诸多联想。

文学性。有些学术随笔丛书，其作者大都为纯粹的学人，学人之笔与文人之管，有相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而《长河随笔丛书》的作者群，则多为学者与作家一身而二

任。他们学识与才华兼具而互补，饱读诗书，手握一支行文严谨而又挥洒生花的彩笔，加之岳麓书社动议之初，也十分强调随笔作为散文的一个分支，应该坚守自己的当行本色，为读者所喜见乐读，这一丛书当然就因之郁郁乎文哉了。由于学术个性与艺术个性各异，虽均为散文随笔，行文却互不相同。以武林为喻，武林高手们均精于武功，但南宗北派，独门绝学，内功外功，刀法剑术，又会各有师承而互有专擅。《长河随笔丛书》有如舞台与擂台，南北的豪杰俊彦应邀前来，名下无虚士，飞身登台而技惊四座。前面提到的几位不必赘述了，徐雁《沧桑书城》的清言娓娓，博引旁征，贾梦玮《红颜挽歌》的款款深情，亦悲亦丽，也自会使读者一卷在手而谈笑风生。

岳麓书社名重书林，过去主要是印行古籍与学术著作，如今出版这套文化随笔丛书，是在改革开放中另辟蹊径，别张新帜，可喜而且可贺。此丛书既冠以“长河”的嘉名，不仅象征中华文化之流长源远，也象征丛书并非短期行为而将源远流长。“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借用唐人温庭筠《春江花月夜词》中的佳句，先行出版与即将络绎而来加盟本丛书的众多著作，正如长河上好风孕满的百幅锦帆。

一九九八年金秋于长沙

【序：《红颜挽歌》的底蕴】

丁 帆

读完《红颜挽歌》，我仿佛走进幽静的历史深处，在那深幽的宫墙内窥见了斑剥的红颜血迹，乃至听到了那发自时间隧道深处的悲号与呐喊。而作者每每在倾注其血泪的抒情笔端，痛陈三千多年来的历史偏见时所表现出的思想张力和艺术激情，始终将我的思绪引领到对现实社会的更深思考之中。或许这就是此书的人文魅力藏于艺术表现之下的缘故罢。

中国的后宫，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和宫廷文化的象征，它的神秘性便成为三千多年来文学创作的最好题材，然而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对后官女性的男性化视阈的扫描，难免使后宫的故事抹上了一层坚硬的外壳，也使其中的女性失去了她原来的红颜容貌。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坟·我之节烈观》）收在这个集子里的许多篇什都是在作翻案文章，从《祸水之水》到《此恨绵绵》，可谓写尽了作为后官女性在如磐的历史巨石挤压下的悲悯、愤懑与号哭。亦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

的男人。”（《且介亭杂文·阿金》）缘此而行，作者思想途径迈入的是“专制制度使‘水’成了祸国的‘祸水’，使‘美’成了祸，可见专制制度祸‘美’、祸‘人’的本质”（《祸水之水》）。将后宫逸事中的女性主角提升到大写的人的层面进行历史的重新审视，恐怕是作者创作始终的绵绵思绪。将“此恨绵绵”的思绪洇化开去，我们在爱情的挽歌中找到了现代社会思想真谛的另一路径：“爱情已经成了现代人类污染和异化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此恨绵绵》）我们须得鞭笞的是人类爱情繁衍中的垢病。由此作者诟病扮演杨玉环的女演员的那段话便更耐人寻味了。物化时代给人类心灵的涂炭是何等的触目惊心，现代人的爱情已然退化到连李杨之间的真挚都遁遁的地步，而完全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不得不令人感慨系之。

其实，作者更多地是站在一个非男性非女性的视角——一个完全人性和人道主义的纯粹眼光——来透视这些处于历史夹缝中的人的。开宗明义，在《此情脉脉——说宫怨》和《红颜狰狞——说宫妒》的开篇之作中，作者已经清晰地将后官女性的悲剧性格的两重性作了辨证的历史分析。这样的思维逻辑同样贯穿于像《无字碑》和《从兰儿到慈禧》这样的优秀篇什中。武则天的政绩和她的残忍所构成的一个真实的武则天亦如那块“无字碑”一样，书写着中国女性难以诉说的种种隐情：“无字碑既是武则天之碑，也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个古代中国妇女之碑。二十世纪末的今天，如果为武则天作传，无字碑上，我们又能写些什么？”（《无字碑》）同样，作者在分析慈禧的两面性时，是将她放在一个专制体制中去进行人性而非女性的放大剖析，则更能击中那个“积重难返，霉味十足”的大清帝国必将崩溃的要害：“封建专制这霉菌孢子真是够厉害

的，在它的腐蚀下，兰儿变成了慈禧老佛爷。”（《从兰儿到慈禧》）由此，我们看到的则是国粹的魔力！

正如作者在本书的作结篇《今日后宫》中所言：“是否可以这样说，男女潜意识里都有占有更多异性的欲望！那么，真正专一的情感与肉体呢？”也许在这里我们寻觅到了本书的宗旨所在——寻觅真正属于现代人类的情爱和性爱——这是现代社会中的现代人战胜自我的二难命题。

在众声喧哗的女权主义文化理论的热潮中，贾梦玮写这本小书的意义所在是不言而喻的：“我既无意于做女权主义者，也无意于做女权运动的支持者，我希望我是一个‘人’（男人女人，女人男人）权主义者。对于历史人物，对于历史上的后妃，还她们生命本体的本来面目，揭示遮蔽、压抑女性生命本体和人类爱情婚姻本质的种种因素，是我写作这本小书的始点和终点。”见仁见智，读者诸君是否能读出其中之况味，恐怕尚待时间来检验。

贾梦玮是一个勤勉的青年，在其研究生就读期间就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有着颇具功力的研究。毕业后赴《钟山》做编辑工作之余，亦始终不辍其笔，除了研究文章而外，终于走上了自己动手创作散文随笔的道路，由理论而及创作，这是一个由理性到感性的发展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深邃的一面；同时，我们亦可看出作者在艺术上尚不够圆熟的一面。但我以为，凭着他的灵性和感悟，一定会在散文创作领域内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的。

这是我的祈祷，但愿它会成为不久将来的现实。

是为序。

1998年9月14日夜

于紫金山下

序

【目 录】

序	(1)
此情脉脉——说官怨	(1)
红颜狰狞——说官妒	(16)
江山美人	(24)
“祸水”之“水”	(34)
国王的绿帽	(39)
西施的归宿	(42)
关于虞姬	(46)
汝欲何为	(49)
传世国宝	(53)
墓草青青	(57)
邓绥的尴尬	(66)
孩子他娘	(71)
薄命红颜	(75)
丑陋的皇后	(82)
乐耶乐也	(85)
无字碑	(87)
效颦东施	(100)
梅在深宫	(104)
此恨绵绵	(111)
刘后的出身	(118)

花蕊飄零.....	(123)
忠貞的前提.....	(129)
賢內助.....	(133)
“殺婦成仁”	(139)
童妃案.....	(144)
母性的勝利.....	(147)
話說香妃.....	(155)
從蘭兒到慈禧.....	(161)
今日後宮.....	(170)
後記.....	(173)

【此情脉脉——说宫怨】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辛弃疾《摸鱼儿》

在北京工作时，我曾多次去过故宫，每次我都发现：中间的大殿游人熙熙攘攘，而宫人们所在的东西长街却冷冷清清。居于中轴线的大殿巍峨矗立，可以想见帝王的赫赫威严。游客们争相拍摄金銮殿里高高在上的灿灿御座，口中啧啧有声，脸上不无艳羡之色。东西长街，人去屋空，红颜已无法寻访，只有古树、枯井和泪渍斑斑的红墙。幽怨之气弥漫在树梢井口，隐隐带着呜咽，那当然是眼睛所无法看到的。看得到的是宫怨诗，黄黄的书页挤出泪挤出血。中国专制统治和封建后妃制度“历史悠久”，宫怨文学也就幸甚、兴盛，堪称世界第一。这恐怕不是一个只值得文学史家们研究的现象。

皇帝作为“天子”、“人主”，其“主人翁”地位既体现在前殿，也体现在后宫。他是天下财富的拥有者，而女人可以说是“财富”的主要内容之一。皇帝至高无上，没有监督，毫无顾忌，一旦登位，必然网罗天下美女，充实三宫六院，以及无数的离宫别馆。不管是和平年代还是战

乱年代，皇帝的后宫总会是美女如云。秦始皇凭借他的赫赫武功，掠夺六国妃嫔为己有，其后宫美女济济，杜牧《阿房宫赋》云：“明月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回也。”打开妆镜，多如繁星；清晨梳鬟，发如绿云；泼弃的脂水，使渭水变腻；宫中点燃椒兰的烟雾飘满空中，可见始皇帝后宫美女之盛。大致从汉代起，皇帝后宫选秀女形成制度，每年或数年一次，宫廷派内侍去各地选拔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后汉书·皇后妃》曾记载：汉代每年八月由中大夫、掖庭丞及相工（相面的术士）到洛阳乡中，挑选良家少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然后经掖庭主管择视，供皇帝淫乐。自此，皇帝抢占民女合法化且制度化。

后宫美女人数众多，可难坏了率领群芳的皇帝。帝王们别出心裁，发明了一些选择的方法。风流的唐玄宗李隆基发明了一种“随蝶所幸”的方法：让妃嫔插戴鲜花，玄宗捉粉蝶放之，蝶飞到哪儿，他就到哪儿过夜。他还叫宫人们投币赌胜负，胜者陪他睡觉。直到杨贵妃专宠，这些游戏才停止。对于众多的宫人们来说，她们是根本谈不上什么选择的。而后宫中能称得上男性的只皇帝一人，他一个人的雨露对于后宫众人来说，有如杯水车薪，正如白居易《后宫词》（之一）所云：“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宫女们一旦跨进宫门，就再难跨出宫门一步，就意味着葬送了青春、爱情和生命。漫漫长夜，她们忍受着生命的饥渴，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寒暑更迭，春去冬来，青丝染成了白发，红颜成了枯萎的花朵。大多数宫女可能一辈子连皇帝的面也见不上，在使婢生涯中度过了青春；中年以后，有

的被许配给宦官作伴，有的被送到紫禁城的西北部打杂养老，做点针线活请太监带出宫外换点零用钱；最后老病而死，尸体还不许家人认领，经过火化后，埋葬于没有标记的坟墓。这是封建专制对人性最残酷的扼杀，是人类历史上的极罪之一。

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中的上阳白发人是宫人的典型：

上阳人，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绿衣使者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忆昔吞悲别亲族，扶入车中不教哭。皆云入内便承恩，脸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空房宿，秋夜长，夜长无寐天不明：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春日迟，日迟独坐天难暮：宫莺百啭愁厌闻，梁燕双栖老休妒。莺归燕去长悄然，春往秋来不记年；唯向深宫望明月，东西四五百回圆。今日官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宫人白发歌！

上阳人悲惨的一生让人惊悚不已。“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元稹《行宫》）青春与激情均已逝去，闲来白首相聚，也只能议论议论偶尔来过行宫的玄宗皇帝了。

《新唐书·后妃传》记载：“正月望夜，帝与后微服过

市，徜徉观览，纵宫女出游，皆淫奔不还。”可见宫女们的性饥渴到了何种程度。但宫女的这种机会是太少了，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在冷宫中苦熬着漫漫长夜。“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白居易《后宫怨》）“露湿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声在昭阳。似将海水添宫漏，共滴长门一夜长。”（李益《宫怨》）漏声滴滴，长夜漫漫，她们就这样把青丝熬成了白发。

后宫中不乏才女，她们的幽怨之情因此常能发而为诗。汉成帝时的班婕妤（班固的姑姑）是自制宫怨诗的代表。成帝初，班婕妤因才色双全被选入后宫，大幸，封为婕妤。但自赵飞燕姐妹入宫，班婕妤失宠。为免害全家，她请去长信宫侍奉太后，自愿过孤寂的生活。她除了模仿司马相如作有《自悼赋》外，还写有一首著名的《怨歌行》：

新裂齐纨素，新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愁秋节至，凉飏夺炎热。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决。

她担心自己像鲜洁如雪的合欢扇，炎夏时君王爱不释手，秋凉之后却被弃捐篋笥。此诗用比兴手法抒写宫人唯恐失宠的典型心态，引起了后世众多宫人和仕人的共鸣。班婕妤在宫中自甘寂寞多年，还写有一篇《感伤赋》。此赋论辞藻文采不亚于司马相如的《长门赋》，论感情比《长门赋》更凄切感人。经过宫中的繁华和君王的宠幸后，